後成卦六三武人為于大君夫子釋之以志剛則具乾剛之義而已无兌説之義也故全體為乾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夫子釋之以有慶則具兌之義而已无乾剛之義也故全體為兌

䷊ 乾下坤上 泰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此泰之升也而爻辭云爾者升之初六與上合志則所謂允升大吉者在我而已泰之下體與上卦有應

雖以上下交爲義而過中則必辨若天之際地而平
雨之所以施也然未嘗不終于陂若地之際天而往
雲之所以行也然未嘗不終于復君子之臣其君也
知天地之交際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故艱不敢易正
不敢僭而上下之分于是乎辨上下辨分則以上臨
下之義行焉是始于泰之交而終于臨之辨也蓋與
臨之本體異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此泰之大壯也而文辭云爾者大臣雖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其勢猶未壯也能與羣賢同比乎上然後一下相信而勢莫盛焉泰之六四雖若翩翩然下比乎三陽然方其未與之同比乎上則勢未壯也故曰翩翩不富至于相與比乎上而上下見信然後其勢盛强而小人不得以間之故曰以其鄰不戒以孚而變爲大壯之體焉夫三陽而爲泰四陽而爲大壯此爻之義因得羣賢而同心比上以致君子之盛所以爲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否之晉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天保之詩曰如日之升言有升而无降也否至九五則休否而復泰泰則安存以治矣然必存而不忘亡然後常存而不亡若繫于苞桑其固不可拔焉常存而不亡則如日之升而有進無退矣此變體之所以為晉也然其所以異于晉之本體者已否而泰泰而不忘否幾亡而存存而不忘亡然後至于有進而无退爾所謂否之晉者

有用晦之道焉雖然非不明晦也用晦而明爾故得艮之時止則以陰居下而晦用涉大川言得艮之時行則明于濟道焉此變體之所以為明夷歟雖然其用晦而明如此非以蒞衆而然也卑以自牧而已卑以自牧而用涉大川則吉所以為謙之明夷而與其本體異矣

六二鳴謙貞吉

此謙之升也而文辭云爾者老氏之書曰自下者人

之體而全歸于艮歟然因幹母之蠱而歸于艮之體
故為蠱之艮與其本體異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此蠱之蒙也而文辭云爾者夫幹父之蠱而剛過不
中以爭其不義而責之于善其意非不美也特其見
善不明而昧于父子之際狥爭子之職而乖色難之
愛殊不知爭之使不陷于不義者義也不必責之以
善而異于朋友者恩也恩宜勝義而義乃勝恩故悔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此觀之比也而爻辭云爾者夫觀其生者觀民之所以應上者親之譽之乎其畏之侮之乎親之譽之則來比矣不然則莫我比也觀之卦爻以能觀為義而上九與三相為正應彼雖上應乎我而我位不足乃疑其不應而觀其生為位不足而欲民之化疑若有咎然有君子之德矣則何咎之有哉故曰君子无咎

夫比人者下道比于人者上道蓋比之本體也觀其

生以知其比否故為觀之比而與其本體異矣然比之觀則主後夫之不上比者言之觀之比則比與不比皆觀焉

養正則吉而繼之以觀其所養觀其自養蓋向也迷則猶之疾也今也復則猶疾之愈也疾之方愈則必調其節宣而助其氣體以養之君子之養德亦然此其所以變體為頤者歟然因既迷乃復而戒之以不可不養又勉之以能養故為復之頤而與頤之本體異矣

此頤之益也而爻辭云爾者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故道足以養人而不待乎人之養者人君之常也道未足以養人而有待于人之養則拂其常矣然致恭盡禮而資人以求益亦可以為所居之正而足以得志焉此變體之所以為益也然益之道利涉大川而頤之益則不可涉大川者益之本體在已有餘而損上益下故推恩以利物而足以濟難所以言利涉大川若夫頤之益則在已不足而順以從上

而朋來无咎剛長乃終故有厲吉之辭陽之初生也知險而潛由此而進則終出險而有濟矣故有利涉大川之辭然則所謂利涉大川者其復之終乎夫陽之復猶君子之復也蓋君子之復進也羣賢亦由我以同升而天下之所以利養者皆由我以成雖小人未盡消而終于夬決之盛至于純乾而後已則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矣天下之難其有不濟者乎上九以一陽居羣陰之上以彼之常乏資吾道之常饒則莫

困變體之所以然者以九三无大過人之材也蓋卦爻之立本者以陽居陽為位當唯大過之類則以陽居陰者為才過其位以陽居陽為不能過故九二无不利九四棟隆吉九五則无咎无譽而九三言棟橈凶焉說卦所謂剛柔立本變通趣時者其以此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此大過之井也而爻辭云爾者夫木本乎地而下首者也其材中棟則居乎上矣所謂上棟者是也有它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此坎之師也而爻辭云爾者坎之九五剛中而无應變為六五則剛中而應矣坎之二體行險而不順變為坤體則行險而順矣此所以為師也所謂坎不盈則行險而未出險也水未出險則祇既平而已行險所以用師也出險則兵寢矣若夫適平暴亂而未至偃武修文之治亦不至窮兵黷武之酷則祇既平而已所以无咎然自剛中變而後應自行險變而後順

而我敬承之以免咎矣故曰履錯然敬之无咎孔子无上下之交而阨于陳蔡至衛則主顏讎由其類此乎此蓋當離麗之世而獨為親寡之旅故為離之旅而與旅之本體異矣

六二黃離元吉

此離之大有也而爻辭云爾者蓋離者麗也而大有者以柔中下賢之卦也六二當離麗之世有柔中之德初九以剛在其下而能屈己以下人蓋將以有之